

调动基层院团积极性 让戏曲工作者潜心事业

菏泽振兴地方戏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锐

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机制，从人、财、物方面给予充分保障，让戏曲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于自己的事业，这是戏曲更好传承发展的关键，也是山东省菏泽市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地处鲁西南地区的菏泽市，是有名的戏窝子。早在元、明时期，菏泽地区的各类戏班就超过200个，演出时，农村为随时搭建的流动舞台，乡镇集市则有规模不等的戏楼(台)。山东梆子、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我国传统戏曲的四大声腔“东柳、西梆、南昆、北七”在这里都有充分的展现及融合发展。根据山东文化部门的统计，目前山东有专业剧团的地方剧种中，菏泽就占了一半。9月10日至18日，“迎国庆——菏泽戏曲新创剧目汇报演出”在省城济南百花剧院举行。菏泽今年以来上舞台的3部戏曲悉数亮相，让不少泉城戏迷直呼过瘾。而从成功上演的3部戏曲背后，我们可以一窥菏泽近几年振兴地方戏曲的特色路径。



9月10日，山东梆子《南下》精彩亮相。苏锐摄

注重培育观众 作品老少咸宜

9月14日是周一。下午5点多，草草吃完晚饭，在济南暂住的王秀福、王奉美老夫妇手握着两张戏票就出了门。两位老人是菏泽市鄄城县人，最近来济南给闺女看孩子。手里的戏票，是当晚要在百花剧院上演的山东梆子《大汉英后》，这也是“迎国庆——菏泽戏曲新创剧目汇报演出”的第二场。

“老早就听说菏泽的戏要来济南演，这不今天就盼来了。”王秀福是个老戏迷。两位老人到达剧院时，离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现在地方戏演得还是少，正儿八经弘扬正能量的作品，应该经常拿出来演一演。”喜欢关注时政新闻的王秀福说，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要聚焦中国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己听了非常振奋。“有些文艺团体总向钱看，削弱了文艺引领风尚的作用。”

在济南的3场演出，观众对菏泽3部戏曲的题材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9月10日晚，汇报演出首场是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创排的山东梆子现代戏《南下》，这是该剧首次与观众见面。

《南下》以10万名山东干部南下为背景，展示了南下干部为巩固新生政权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及光辉业绩。济南市民、退伍军人李守举看后表示，演员唱得好，戏的题材也好。“这部戏真实再现了共产党保护群众、发动群众的历史，能让更多人完整地了解共产党的成长史，能对民众起到良好的思想教育作用。”

而在9月18日的两夹弦《春秋商圣》的演出中，戏中主人公“范蠡”所诠释的厚道鲁商精神，也让现场观众为之动容。观众张莉当晚特意带孩子来看演出。“《春秋商圣》刻画了一个懂大义、识大体的商人形象，告诉人们无论做人还是经商，都要守规矩。这些道理通过戏曲的形式讲述出来，比孩子自己看书更有益。”张莉说，让孩子多一些接触地方戏曲的机会，能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现在可能还不懂，但慢慢接触就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挖掘本地历史资源 “巧借东风”擦亮招牌

“迎国庆——菏泽戏曲新创剧目汇报演出”期间，“亲切”是很多闻讯赶来的在菏泽民众的感受。这不仅在于那些耳熟能详的弦索声腔，更因为每一部作品都紧扣当地历史文化题材。

《南下》中，以赵有田为首的山东菏泽籍地方干部组成南下中队，来到黔南某县。赵有田就任县委书记，带领杨秀梅、苏丽等南下干部一边接管城市、恢复经济，一边争取少数民族支持、开展剿匪肃特。陌生复杂的生存环境，远远超出南下干部的预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昔日两军对垒的战场。

菏泽市单县是吕雉家乡，《大汉英后》由单县山东梆子传承保护中心创作，主创团队希望以史为据，还原一个真实的吕雉。

《春秋商圣》则根据流传于菏泽市定陶县的民间传说及相关史实，略去了世人熟知的“居官为卿相”的范大夫的事迹，着力塑造急流勇退之后“居家为富翁”的陶朱公的非凡经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两夹弦的小戏形式，还是春秋商圣的传说，均为非遗项目。定陶县通过将两个非遗项目结



9月14日，山东梆子《大汉英后》演出剧照。苏锐摄



9月18日，两夹弦《春秋商圣》在济南演出。苏锐摄

合，旨在打造本地特色文化品牌。

“以前只知道范蠡能为相，通过《春秋商圣》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范蠡，也了解了定陶历史。”济南市民刘文治说。而在《春秋商圣》济南演出结束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定陶县县长聂元科也表示，要继续打磨提升剧目质量，争取让《春秋商圣》成为定陶县的文化招牌，宣传定陶历史文化的窗口。

在注重挖掘本地文化资源的同时，菏泽市并未“坐井观天”，而是选择通过与其他艺术科研机构、高校合作的方式，创新艺术创作生产模式。

大弦子戏曾是菏泽诸多地方剧种之一，后因各种原因出现衰落，近年来更被列为濒危剧种。2014年5月，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与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签署“大弦子戏保护传承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派出剧目主创、纪录片摄制团队等与菏泽开展合作。项目包括考察菏泽大弦子戏“依团代传”运作模式，开展《地方戏曲濒危剧种的保护与传承模式研究——大弦子戏在山东的重生之路》课题研究；整理、复排大弦子戏传统剧目《两架山》；联合电视台挖掘、探究大弦子戏的前世今生。如今，《两架山》已成功立上舞台，在省级科研机构帮助下，大弦子戏正在菏泽逐渐重生焕发生机。

动漫舞台剧是一种新兴戏剧形式，融3D技术与传统戏曲于一体，它用动漫的创意、思维、手法表现舞台艺术，通过动漫技术与舞台表演的完美结合，烘托现场气氛，适合各年龄段的观众观看。2014年初，菏泽市鄄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创排的我国首部戏曲动漫舞台剧《跑

旱船》正式公演，让百姓在品味老戏的同时，感悟科技带给艺术的变化。

多方合力培育支持 戏曲繁荣成为常态

谈起上世纪90年代去村镇演出的场景，定陶县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彦丽至今唏嘘不已。

记者手记

地方戏如何振兴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菏泽的实践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政府的重视。因为有了地方政府的重视，认识到繁荣文艺事业的重要性，愿意为艺术创作“开绿灯”，所以转制院团在有了生活保障之后，更积极主动地追求社会效益。也因为地方政府的重视，戏曲从业者成了文化惠民的主角，百姓愿意看，演员喜欢演，何乐而不为？

在“迎国庆——菏泽戏曲新创剧目汇报演出”现场，记者曾采访一对老夫妇。二人是资深戏迷，曾在今年5月花1300元买两张票，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跑到济南新城区看戏。问老人为什么花这么大工夫？答曰：“喜欢。”

确实，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我们振兴地方戏的动力所在，这是对那些“地方戏已没有市场”的论调的最好回应。同时也应看到，在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娱乐方式多元化后，在城镇化背景下，原有戏曲生存发展环境已今非昔比。与时俱进，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同样是弘扬正能量，一板一眼的

“十几个人下去，自己在村里打地铺，自己带锅做饭，晚上能让‘鸡虱子’咬醒好几回。”现年49岁的侯彦丽，10岁开始学唱两夹弦，2005年起担任定陶县两夹弦剧团团长。2012年6月，根据国家关于院团改革政策，定陶县两夹弦剧团改制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编制40人，人均享受政府补助4万元。“变化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侯彦丽说，得益于当地政府部门支持，两夹弦演员们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积极性也被极大调动。以今年的送戏下乡为例，定陶县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收到的年送戏下乡任务为150场次，但截至8月底，中心演员已演出超180场次。“只要老百姓喜欢看，我们就一直演下去，不在乎场次。”侯彦丽说。

政府恰当的扶持政策激活了一个剧团，保留一个剧团进而创作出更多文艺精品，为群众服务。上述良性循环模式普遍存在于菏泽各县区。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院长徐向东告诉记者，2014年以来，菏泽新创剧目达8台，6台来自县区院团创作。同时在山东省舞台艺术“4+1”工程带动下，菏泽当地对艺术创作的水准要求逐年提高。近两年时间，菏泽有1台小戏同时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和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3台剧目入选山东省地方戏扶持工程，1台剧目入选山东省2015年度艺术创作重点选题……

艺术创作持续升温的背后，人才培养也被当地提上重要日程。以菏泽市艺术学校为例，学校招收的戏曲学员班，很多学生未毕业就与县区院团签订就业意向。

财政方面，菏泽市文广新局提供给记者的文件显示，在菏泽地区，如果县区新创一个剧目，县区财政补助20万元；新创剧目参加全市大型比赛获得第一名，市、县财政各奖励10万元；倘若该剧目获全省、全国大型比赛一等奖，市、县财政将分别奖励20万元、40万元。

系列政策激励之下，菏泽戏曲繁荣似乎变得顺理成章。今年上半年，菏泽市第四届戏曲节举办，全市10个专业院团、21个优秀民营剧团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山东梆子、两夹弦、四平调等9个剧种、31台剧目让当地戏迷过足了瘾。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指出，要扩大戏曲社会影响力，提出要通过新媒体普及和宣传戏曲，“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在信息时代，如果一味闭门造车，不食人间烟火，就写不出有温度的作品，观众也不会买单。地方戏说到底还是一种文艺形式，传承发展的关键在于取其精华，把它的精髓之处留下来，再融入现代元素。形式、内容都与时俱进，何愁民众不进剧院看戏？”

文化锐评

基层舞台不妨多些戏曲节目

清风

笔者曾跟随多个课题组到农村调研文化建设，窗明几净的农家书屋、整齐划一的电子阅览室，都反映了当地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但笔者同时发现，在这些光鲜的硬件之外，还有另一种场景：活跃在村中阴凉处吹拉弹唱的票友，以及围在周围看热闹的村民。这些人大多岁数较高，在照顾孙辈的同时见缝插针自娱自乐，堪称农村一景。在我们谈论基层宣传思想阵地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时，城乡街头随处可见的“草台班子”应当引起重视。

戏曲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因。长久以来，看戏、听戏、唱戏，对我国多地民众而言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城镇化

浪潮席卷广大农村时，年轻人外出务工，爱看戏的老人留守家中，已成为乡村文化惠民的主要受众群，因此应考虑这个“大多数”的感受。同时，戏曲天然具有引领乡风、教化人民的作用，对于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弘扬正能量意义重大。

这方面的顶层设计在《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已有体现。《政策》指出，“在城镇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合理布局文化特别是戏曲演出空间。”各地之前也有诸多探索，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在文艺发展形势大好的背景下，各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秉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思维，想百姓之所想，不妨让基层舞台多些戏曲节目。

9月10日至18日，“迎国庆——菏泽戏曲新创剧目汇报演出”在济南百花剧院举行，3部风格各异的作品为观众展现了菏泽近年来在地方戏曲传承、发展中的崭新成果。菏泽新剧目创演的繁盛折射出了山东戏曲的何种现状？对于全省多数基层戏曲表演团体来说，又将面临怎样的发展之路？

在山东省剧协常务副主席王华莹看来，山东基层戏曲表演团体的现状可用“走出困境、整体向好”8个字概括。她举例说，目前，纯腔、渔鼓戏等长期以来“有戏无团”的剧种恢复了专业剧团，柳琴戏、两夹弦、大弦子戏等稀有剧种也都创排了叫得响的剧目，并由此推出了像刘莉莉等荣获文华表演奖、梅花奖的代表性演员。“像菏泽市依托山东梆子剧团带动大弦子戏、枣梆等稀有剧种人才、剧目发展的‘依团代传’模式，就值得在全省推广。”王华莹认为，烟台、淄博、滨州等地市可借鉴菏泽经验，以一些发展较好的专业团体为依托，带动蓝关戏、聊斋俚曲戏、王皮戏、东路梆子等濒危剧种走出困境。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于学剑认为，就山东地方戏院团的整体情况来看，西部、中部、东部存在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鲁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具备剧种、人才集聚优势，加之省、市院团较为集中，易于调配力量统一运作；而东部地区专业戏剧演出团体的力量则相对分散。”于学剑建议，就基层剧团发展来说，山东各地既要充分挖掘与整理本剧种、本地域的资源，又要立足干劲、形成全省一盘棋的发展格局。

“随着近年来的非遗保护工作及地方戏扶持与振兴工程，基层院团像过去那种从业人员锐减、演出剧目失传的状况已明显改善。以菏泽为例，在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外，许多剧种成立了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即便不是非遗保护单位的，也被列为了非遗保护项目。得益于一系列扶持，这些剧种或院团重新焕发了生机。”戏曲理论家、作曲家高鼎铸认为，基层戏曲表演团体的发展也需与省直院团一样，坚持演出与创作“两条腿走路”，既要保证一批剧目在基层群众常演常新，又要排演代表剧种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

剧目。在通过人才培养提升专业人员创作能力的同时，还要以丰富的舞台实践，带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创作团队。”高鼎铸认为，近年来，菏泽坚持基础培训及剧目“传带”并举，不仅打造了《南下》、《大汉英后》等有一定影响的剧目，还推出了宋秀敏、冯霞等一批优秀演员队伍；而对于获得省级以上奖项的剧目，市县级财政再给予配套激励，极大提升了演员的积极性，其经验值得广大基层院团参照。

而在王华莹看来，基层戏曲表演团体要避免在发展中走弯路，需打破人才“打包外请”的局面，培养一支完全本土化的编剧、导演、演员、作曲、舞美力量，同时，还需建立一支剧目营销队伍，促进精品力作更好地走出去。“‘十艺节’以来，莱芜市莱芜梆子剧团相继推出了《儿行千里》、《长勺之战》、《天唱》等剧目，均以剧团的创作队伍独立完成，此种模式值得推介。但出色的剧目运营团队，目前全省尚呈匮乏状态。”王华莹说。

“新剧目创作固然能够促进人才提升，但在山东基层戏曲院团发展中，也要避免盲目创新的做法。当下，一些院团对于本剧种传统经典的挖掘、整理与传承仍有欠缺。”在于学剑看来，像吕剧、山东梆子、柳琴戏等诸多剧种均有一批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剧目，其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工提升，也是基层院团剧目规划中应予考虑的问题。于学剑强调，新剧目创作应注意保护、凸显一些剧种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风格样貌，如吕剧、两夹弦等剧种的质朴、自然，梆子声腔的粗犷豪放等。“剧目生产同质化、唱腔音乐交响化等当下创作中的一些误区，必须摒弃。”于学剑说。

追本溯源 吸融汲取 发挥特色

专家建言山东基层戏曲院团发展

孙丛丛 相恒平



日照市东港区的戏迷在自发组织活动。苏锐摄